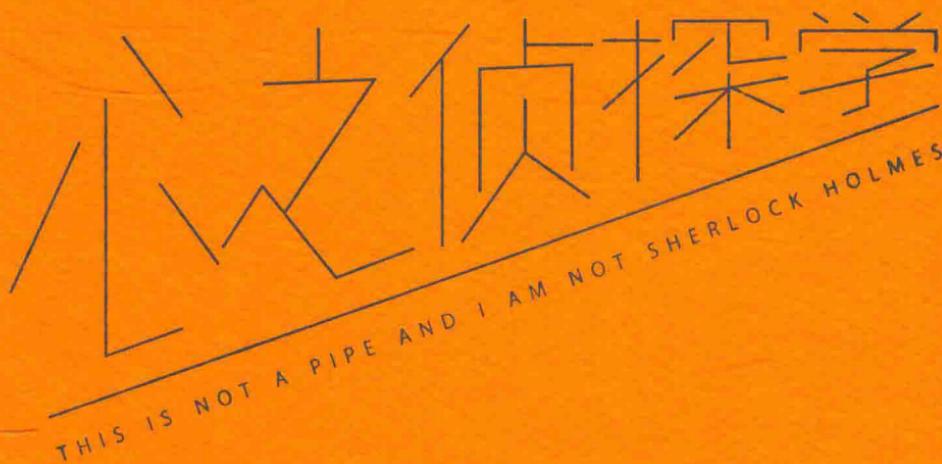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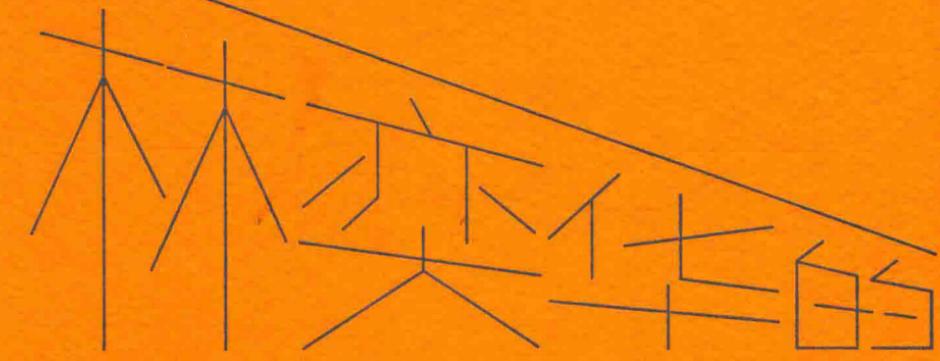


什么人
需要
什么人

EDWARD LA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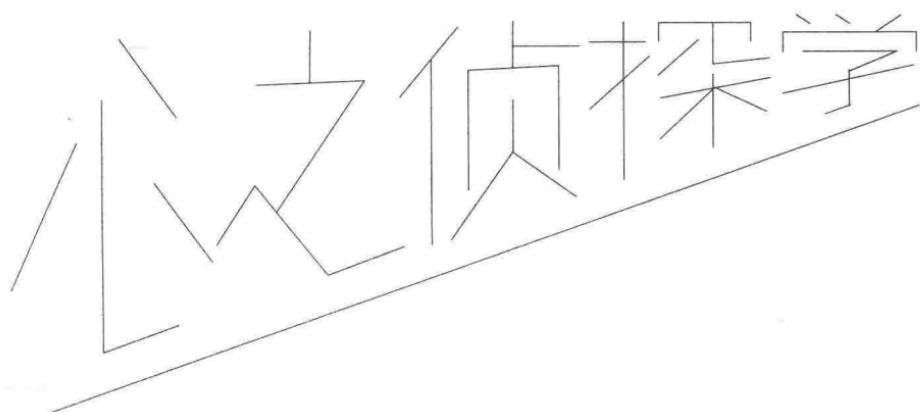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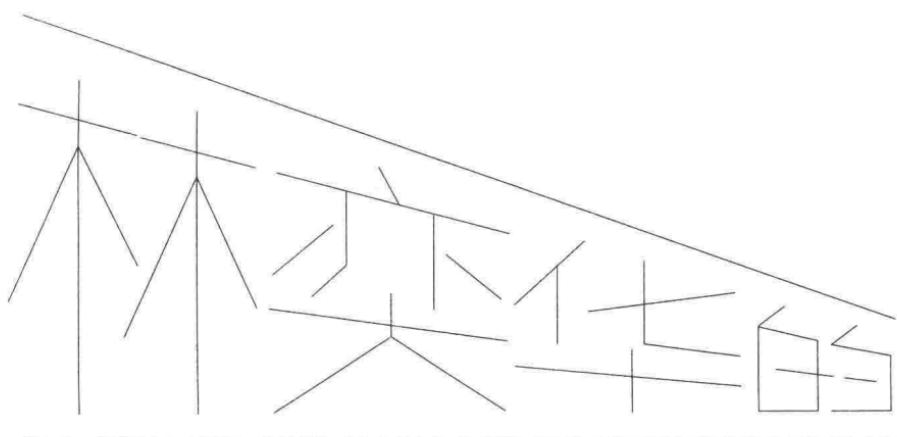
非常林奕华
编著

文
景

Horizon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什么人
需要
什么人



非常林奕华
编著

文
景

社 科 新 知 文 艺 新 潮

Horizon

什么人需要什么人：林奕华的心之侦探学

非常林奕华 编著

出 品 人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李 颛

装帧设计：周伟伟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：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制 版：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：10.5 字 数：136,000

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65.00 元

ISBN：978-7-208-14030-1 / J · 45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什么人需要什么人：林奕华的心之侦探学 / 非常林
奕华编著. --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6

ISBN 978-7-208-14030-1

I. ①什… II. ①非… III. ①话剧—介绍—中国
IV. ①J8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2595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文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EDWARD



LAM

THIS IS NOT A PIPE AND I AM NOT SHERLOCK HOLMES

一开始观众以为是在看一个案子，后来慢慢发现
死在台上的是自己，到最后发现原来自己就是凶手。

——首演观众

『非常林奕华』简介

跟城市对话，与欲望游戏

非常林奕华是城市的。

从香港到伦敦、巴黎、布鲁塞尔、曼彻斯特，从台北到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南京、武汉、重庆、西安、长沙、广州、深圳，再从澳门到新加坡，每次落脚，总是把“城市”作为背景，以“城市人”作为题材和演出对象。

因为是城市的，非常林奕华也是当代的。即便剧名带着传统与古典文学色彩，但把符号译码才是戏肉所在。《男装帝女花》系列，以“九七回归”探讨什么是主体客体，《悲惨世界》系列是以同性恋颠覆异性恋，《儿女英雄传》《可怕的父母》与《什么是青春》是话语权与青年文化，《爱的教育》是爱与被爱如何建立在看与被看之上。《爱在考试的季节》《我 X 学校》和《27 个女同学与 17 个男同学》横跨 2000 年香港教改前后。

非常林奕华更是“政治”的。要把小众的意识注入大众化的剧场里，也就注定是争议性的。要聪明，也要智慧。要思想，也要娱乐。《包法利夫人们——名媛的美丽与哀愁》扛着综艺反综艺，《万世歌王》与《万千师奶贺台庆》挑战卡拉OK与无线电视的至高权力，《大娱乐家》诘问“记忆是否都被消费文化冲去了？”，《东宫西宫》系列贯彻政治的“形式就是内容”，“城市三部曲”系列用现代人日常生活来辩证哲学生命议题，《红娘的异想世界之在西厢》探究网络世界围观时代里现代人的异化。

非常林奕华是开创性的。第一个把张爱玲搬上香港舞台。抽取红楼梦人物精神的《贾宝玉》，借用重游大观园提出勇气的积极精神。将“四大名著”赋予现代人的问题：《水浒传》是“男人是什么？”（What is Man?），《西游记》是“范达西是什么？”（What is Fantasy?），《三国》是“成功是什么？”（What is Success?），《红楼梦》是“性是什么？”（What is Sex?）。每部作品，无一不是在跟消费、欲望、寂寞等与现代人有着切身关系的议题作对话：为什么我们不快乐？

目录



案前

查案，要用多少的心？ / 徐砚美

002

走过25年，成为心之侦探——林奕华、徐砚美对谈

012



查案

探侦之心 / 林奕华

082

在普通人还不是普通人以前 / 林一泓

088

9件案件：什么是普通人？ / 林奕华

102

在一起，为何这么难？ / 徐砚美

106



案发

本事

114

《心之侦探》剧本：上半部 理性综艺骚；下半部 感性嘉年华

119



结案

人只是不甘孤独，才为自己发明了情感 / 韦绮然

258

假如福尔摩斯与华生活在今天 / Ray Leung

266

普通人的存在哲学 / 伽蓝_蝴蝶飞了

274

林奕华，普通人与全能假想敌的战争谜案 / 杨不欢

284



案中案

《心之侦探》80个“关键词”快问快答 / 徐砚美问 林奕华答

290

《心之侦探》81个作案考 / 徐砚美

30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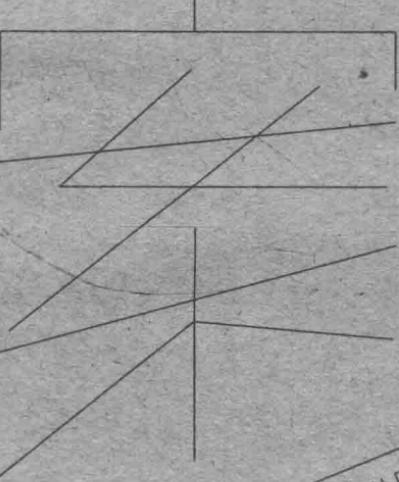
案底

2016香港首演创作及制作团队

310

“非常林奕华”56部原创作品年表

314



THIS IS NOT A PIPE AND I AM NOT SHERLOCK HOLMES

查案，要用多少的心？

文 / 徐砚美

(《心之侦探》文本创作)

这是一个只问“资源”，不问“心”的时代……

我对“非常林奕华”的了解，是很粗浅的。这句话，并非谦虚，而是以很客观的时间来看，2007年才第一次遇见奕华的《包法利夫人们——名媛的美丽与哀愁》，也才第一次遇见奕华。之后呢？看了《西游记 What is Fantasy ?》《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》《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》《贾宝玉》……然后呢？就一直等到2013年我们本要一起合作《梁祝的继承者们》却没成，到2014年合作了《红楼梦 What is Sex ?》，写了《Who's Afriad of 林奕华——在剧场与禁忌玩游戏》，今年，在“非常林奕华”25岁的时候，合作了《心之侦探》。

一个25岁的剧团，我仅仅“旁观”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，“参与”了不到八分之一的时间；要谈“了解”，很多人会觉得说不过去。但是，刚刚说的是从“客观”的时间来看。

客观的时间，在现代人的眼中，就叫作“资源”，人人都会说“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”“时间就是金钱”这类的话，好像是金科玉律，是真理。然而，时间真的只是这样吗？一个看不见的时间，不断用来换看得见的物质，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吗？我想问的是，曾几何时，我们即便知道有许多看不见的事情比看得见的物质重要，甚至渴求那些看不见的事情，例如——爱，可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却总把看得见

的物质，放在眼前，将看不见的，抛诸脑后呢？

两个人要能够合作，关键的，不是“客观”的时间，而是“主观”的时间——心。

什么是心？脑，之于一个人，是一个“记录器”；心，之于一个人，就是一个“处理器”。我们是用脑去汇整、归纳眼见的事物，是用心去分析、判断来产生许多专属于个人的“经验”、“体悟”。而人与人之间，只用脑的，就不是“相处”，或者是说，“处”就变成“处心积虑”的“处”；得用心，得让两个人独有的经验与体悟，相互交流。有时一人是光，一人是暗，光往暗里照，暗明白了光；有时两人都是光，互相辉映；有时，两人都成了暗，就待在一处，等待天亮。

谈心，是不是就等于“唯心”？这是两个笑话：第一，谈一件事，跟“唯”这件事，根本不是同一件事；第二，会问这个问题，往往是带着对于“唯心论者”的一种轻蔑，认为他们空谈心论，大言夸夸，滔滔不绝，却没有实际作为。那为什么谈这件事，因为，确实有人会说，“林奕华的演讲，比他的戏好”。这句话意思即是，听他谈理论，比看他创作出的作品好。这个结论，我想可以回到上述“相处”之道中去检视，与一个人，或者一出戏，我们是算着时间去“处”（心积虑），还是忘了时间去“处”？

和奕华一起创作，是非常累的。因为面对着一个把整颗心都掏给了创作的人，你要就拒绝参与，参与了，就不会只舍得给他“半颗心”。做完《红楼梦 What is Sex?》的某一天，我就跟他说，做一出戏，竟把我十数年累积的知识通通耗尽了，甚至，还让我必须主动去学新的来面对。一方面，我是觉得自己浅，可是，另一方面，我却觉得，这才是创作，只是我知道得晚，奕华，老早就知道了，创作，绝对不是按图索骥的事。

他是侦探，不是拿了地址就去抓人的警察，落在他手上的案子，件件都是“悬案”。我书里提到的性、形象、成长、自我中心、爱，哪一个是已经被办到尽头的案子？没有，全是抓不到的犯人，惹不完的事，犯不完的罪，全是华人社会里千年的悬案，找狄仁杰来也没有用，因为，我们往往只抓到看得见的，却始终没抓住看不见的。

当福尔摩斯这个题材出现在奕华的心中时，他问我有什么看法，我说：“我对侦探小说没什么研究。”有趣的是，他回我——“我也没有”。可是，当他想出“心之侦探”的剧名时，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做一个“推理剧”，因为，许多的“逻辑”（理），对奕华来说，都只是眼睛看得见的事实。他想探究的，永远是眼睛看不见的，要用心才看得见的——真实。